

平屋雜文



■ 開明文學新刊 ■

平屋雜文

夏丏尊著

自序

把所寫的文字收集了一部分付印成書，叫做平屋雜文。

自從祖宅出賣以後，我就沒有自己的屋住。白馬湖幾間小平屋的造成，在我要算是一生值得紀念的大事。集中所收的文字，大多數並不是在平屋裏寫的，卻差不多都是平屋造成以後的東西，最早的在民國十年，正是平屋造成的那一年。就文字的性質看，有評論，有小說，有隨筆，每種分量既少，而且都不三不四得可以，評論不像評論，小說不像小說，隨筆不像隨筆。近來有人新造一個雜文的名辭，把不三不四的東西叫做雜文，我覺得我的文字正配叫雜文，所以就定了這個書名。

我對於文學的確如趙景深先生在立報言林上所說「不大努力」。我自認不配做

文人，寫的東西既不多，而且並不自己記憶保存。這回的結集起來付印，全出於幾個朋友的慫恿，朋友之中慫恿最力的要算鄭振鐸先生，他在這一年來，幾乎每次見到就談起出集子的事。

長女吉子，是平日關心我的文字的。她曾豫備替我做收集的工作，不幸今年夏天竟病亡，不及從她父親的文集裏再讀她父親的文字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夏丏尊。

目次

怯弱者·····	一
貓·····	一七
長閒·····	元
命相家·····	元
寵君與財神·····	望
談喫·····	五
幽默的叫賣聲·····	毛
一種默契·····	否
聞歌有感·····	查

對了米萊的「晚鐘」	七一
誤用的並存和折中	六二
知識階級的運命	六六
「子愷漫畫」序	一〇三
「鳥與文學」序	一〇七
我的中學生時代	一〇九
光復雜憶	一二九
緊張氣分的回憶	一三三
一個追憶	一三五
我之於書	一三〇
試鍊	一三一
鋼鐵假山	一三五

中年人的寂寞·····	一五九
早老者的懺悔·····	一四三
送殯的歸途·····	一四七
阮玲玉的死·····	一四九
春的歡悅與感傷·····	一五〇
原始的媒妁·····	一五七
白馬湖之冬·····	一六〇
良鄉栗子·····	一六三
兩個家·····	一六七
整理好了的箱子·····	一七三
致文學青年·····	一七七
讀詩偶感·····	一八一

怯弱者

一

陰曆七月中旬，暑假快將過完，他因在家鄉住厭了，就利用了所剩無幾的閒暇，來到上海。照例耽擱在他四弟行裏。

「老五昨天又來過了，向我要錢，我給了他十五塊錢。據說前一會浦東紗廠爲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領總工會的維持費呢。唉，可憐！」兄弟晤面了沒有多少時候，老四就報告幼弟老五的近況給他聽。

「哦！」他淡然地說。

「你總只是說『哦』，我真受累極了。錢還是小事，看了他那樣兒，真是不忍。鴉片恐還在吃吧，你看，靠了蘇州人做女工，那裏養得活他。」

「但是有什麼法子囉！」他仍淡然。

自從老五在杭州討了所謂蘇州人，把典鋪的生意失去了以後，雖同住在杭州，他對於老五就一反了從前勸勉慰藉的態度，漸漸地敬而遠之起來。老五常到他家裏來，訴說失業後的貧困和妻妾間的風波，他除了於手頭有錢時接濟些以外，一概不甚過問。老五有時說家裏有菜，來招他喫飯，他也託故謝絕。他當時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謂蘇州人的女人見面。

「見了怎樣稱呼呢？她原是拱宸橋貨，也許會老了臉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什麼？不慚不尬的！這是他心裏所老抱着的過慮。」

有一天，他從學校回到家裏，妻說：

「今天五弟領了蘇州人來過了，說來見見我們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遲了些回來，否則糟了。但仍不免爲好奇心所驅：

「是甚麼一個人？漂亮嗎？」

「也不見得比五娘長得好。瘦長的身材，臉色黃黃的，穿的也不十分講究。據說五弟當時做給她的衣服已有許多在典鋪裏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憐，和在當舖裏時比起來，竟似兩個人。何苦啊，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狀況，愈弄愈壞。他每次聽到關於老五的音信，就想像到自己手足沈淪的悲慘。可是卻無勇氣去直視這沈淪的光景。自從他因職務上的變更遷居鄉間，老五曾爲過年不去，奔到鄉間來向他告貸一次，以後就無來往，唯從他老四那裏聽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帶了蘇州人到上海來了。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由老四薦至某店，虧空了許多錢，老四吃了多少的賠賬。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梅毒復發了，臥在牀上不能行動。後來又聽到蘇州人入浦東某紗廠做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東的貧民窟裏。

當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說給他聽時，他的回答，只是一個「哦」字。實際，在他，除了回答說「哦」以外，甚麼都不能說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樣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吧。」有時他也曾這樣想，可是同時又想到：

「去也沒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鴉片仍在吸，住在貧民窟裏，這光景見了何等難堪。況且還有那個蘇州人……橫豎是無法救了的，還是有錢時送給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錢，其實單靠錢也救不了……」

自從有一次在老四行裏偶然碰見老五，彼此說了些無關輕重的話就別開以後，他已有二年多不見老五了。

二

到上海的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館子裏喫了中飯回到行裏去，見老四縐了眉頭和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在談話。

「老三，說老五染了時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瀉過了好幾十次，指上的螺也已

癢了。這是老五的鄰居，特地從浦東趕來通報的。」他才除了草帽，就從老四口裏聽到這樣的話。

「哦，」他一壁回答，一壁脫下長衫到裏間去掛。

「那末，你先回去，我們就派人來。」他在裏間聽見老四送浦東來人出去。立時，行中夥友們都失了常度似地說東話西起來了。

「前天還好好地到此地來過的。」張先生說。

「這時候正危險，一不小心……」在打算盤的王先生從旁加入。

老四一進到裏間，就神情淒楚地：

「說是昨天到上海來，買了二塊錢的鴉片去——大概就是我給他的錢吧——因肚子餓了，在小麵館裏吃了一碗麵，回去還自己煎鴉片的。到夜飯後就發起病來。照來人說的情形，性命恐怕難保的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過，有地址在此，總可問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傳染嗎？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瞪了目說。

「傳染倒不怕，我在家裏的時候，已請醫生打過預防針了的。實在怕見那種淒慘的光景。我看最要緊的，還是派個人去，把他送入病院吧。」

「但是，總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個人去——一個人去也有些膽小，還是叫吉和叔同去吧，他是能幹的，有要緊的時候，可以幫幫。」老四一壁說一壁急搖電話。果然，他吉和叔一接電話就來，老四立刻帶了些錢着了長衫同去了。他只是懶懶地靠在沙發上目送他們出門。行中夥友都向他凝視，那許多驚訝的眼光，似乎都在說他不近人情。

他也自覺有些不近人情起來，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卻又具有着對於苦難的敏感。身子雖在沙發上，心已似飛到浦東，一味作着悲哀的想像：

「老五此刻想瀉得乏力了，眼睛大約已凹進了，據說霍亂症一瀉肉就瘦落的。」

不，或者已氣絕了……」

他用了努力把這種想像壓住，同時卻又因了聯想，紛然地回憶起許多往事來：記到兒時兄弟在老屋簷前怎樣玩耍，母親在日怎樣愛戀老五，老五幼時怎樣吃着嘴講話討人歡喜，結婚後怎樣不平，怎樣開始放蕩，自己當時怎樣勸導，第一次發梅毒時，自己怎樣得知了跑到拱宸橋去望他，怎樣想法替他擔任籌償舊債。又記到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入牀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即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生產時，不敢走入產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着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又記到二十五歲那年母親在自己腕上氣絕時自己的難忍，五歲愛兒患了肺炎將斷氣時雖嘶了聲叫「爸爸來，爸爸來」自己不敢近去抱他，終於讓他死在妻懷裏的情形。

種種的想像與回憶，使他不能安坐在沙發上。他悄然地披上長衣，拿了草帽無目的地向外走去。見了路上的車水馬龍，愈覺着寂寥，夕陽紅紅地射在夏布長衫上，可是在他

卻時覺有些寒慄。他蕩了不少的馬路，終於走入一家酒肆，揀了一個僻靜的位子坐下。

電燈早亮了，他還是坐着，約莫到了八點多鐘，才懶懶地起身。他怕到了老四行裏，得知惡消息，但不得消息，又不放心。大了膽到了行裏，見老四和他吉和叔還未同行，又忐忑不安起來：

「這許多時候不回來，怕是老五已死了。也許是生死未定，他們爲了救治，所以離不開身的。」這樣自己猜忖。

老四等從浦東回來已在九點鐘以後。

「你好！這樣寫意地躺在沙發上，我們一直到此刻才算『眼不見爲淨』，連夜飯都還未下肚呢！」他吉和叔一進來就含笑帶怒地說。

他一聽了他吉和叔的責言，幾乎要辯解了說：「我在這裏恐怕比你們更難過些。」可是終於嚥住。因了他吉和叔的言語和神情，推測到老五還活着，緊張的心緒也就寬緩了些。

「病得怎樣？不要緊嗎？」他禁不住一見老四就問。

「瀉是還在瀉，神志尚清，替他請了個醫生來打過鹽水針，所以一直弄到此刻。據醫生說溫度已有些減低，救治欠早，約定明晨再來替他診視一次，但願今夜不再瀉，就不要緊。」我們要回來時，蘇州人向着我們哀哭，商量後事，說她會割過股了，萬一老五不好，還要替他守節。卻不料妓女中竟有這樣的人。——老五自己說恐今夜難過，要我們陪他。但是地方正不像個樣子，只是小小的一間樓上，便桶風爐，就在牀邊，一進房便是臭氣。我實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裏，只好硬了心腸回來。」

他吉和叔說恐受有穢氣，喫飯時特叫買高粱酒，一壁飲酒一壁雜談方才到浦東去的情形：說什麼左右鄰居一見有着長衫的人去，就大驚小怪地攏來，醫生打鹽水針時，滿房立滿了赤膊的男人和抱小孩的女人，儘回覆也不肯散，以及小弄堂內蒼蠅怎樣多，想到自己祖父名下的人落魄至於住到這種場所，心裏怎樣難過。他只是托了頭坐在旁邊聽着。等到飯畢，他吉和叔回去以後，還是茫然地坐在原處不動。

「我預備叫車夫阿兔到浦東去，今夜就叫他陪在那裏，有要緊即來報告，再向朋友那裏挑些大土膏子帶去。今夜大約是不要緊的，且到明天再說吧。」老四一壁說，一壁就寫條子問朋友借鴉片，按電鈴叫車夫阿兔。

「死了怎樣呢？」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唧咕着說。

「死了也沒有法子，給他備衣棺，給他安葬，橫豎只要錢就是了。世間有你這樣的人！還是讀書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這樣黏纏！」

老四說時笑了起來，他也不覺爲之破顏。自笑自己真太愚蠢，記起母親病危時妻的話來：

「你這樣夜不合眼，飯也不喫，自割自吊地煩惱，倒反使病人難過，連我們也被你弄得心亂了。你看四弟呵，他服伺病人，延醫買藥，病人牀前有人時，就偷空去睡，起來又做事，何嘗像你的空忙亂！」

老四回寓以後，他也就睡，因爲睡不去，重起來把電燈熄了，電燈一熄，月光從窗間透